

隋唐系列之

秦琼



姬 军 /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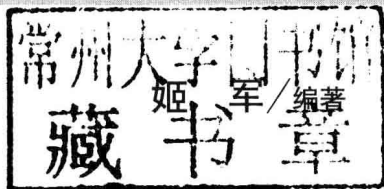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隋唐系列之

秦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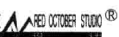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总策划：汪鹏生

责任编辑：房国贵 刘 佳

装帧设计：红十月工作室  RED OCTOBER STUDI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唐系列之秦琼 / 姬军编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1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丛书）

ISBN 978-7-5676-1615-8

I. ①隋… II. ①姬… III. ①《隋唐演义》—小说研究—人物研究

IV. ①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6540号

隋唐系列之秦琼

姬 军 编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5.75

字 数：264千

书 号：ISBN 978-7-5676-1615-8

定 价：29.80 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逃 难	1
第二章 误伤人命	9
第三章 学 艺	17
第四章 三位师父	24
第五章 立首功	31
第六章 七星山	38
第七章 少年罗士信	45
第八章 泰山擂	53
第九章 好汉单雄信	60
第十章 比武陷阱	67
第十一章 檀州十八怪	74
第十二章 代理旗牌长	81
第十三章 无上王卢明月	88
第十四章 一万破十万	95
第十五章 马快班头	102
第十六章 偶遇张紫嫣	109
第十七章 祸从天降	116
第十八章 北平府	123
第十九章 二堂认姑亲	130
第二十章 拳打武安福	137



第二十一章	大比武.....	144
第二十二章	秦 用.....	151
第二十三章	七煞闹长安.....	158
第二十四章	贾柳楼大结拜.....	165
第二十五章	玉郡主.....	172
第二十六章	反出登州	179
第二十七章	上瓦岗山.....	186
第二十八章	混世魔王.....	193
第二十九章	杀尚夺宝.....	200
第三十章	李密上山.....	207
第三十一章	裴仁基归顺.....	214
第三十二章	密设蒲山营.....	221
第三十三章	杨林身死.....	228
第三十四章	弃暗投明.....	235
第三十五章	归一统.....	242

第一章

逃 难

烟柳流苏绿，五月杏花天。

历城县衙，县令秦爱刚刚审完一桩偷牛的案子，喝退苦主，下了大堂，端着盖碗茶啜了一口，心神不定，城中又涌入数千逃难的百姓，西边战事吃紧得很，不知道这仗何时会打到历城县。一个月前，就有饥民奔逃而来，现在越来越多，历城县纵然富庶却又如何能安置得了这么多的难民？

他每日里带着衙役去维持秩序，可气守城将高阿古竟然以难民作乱为由将更多的百姓拒之城外，进城的须交纳一两银子，那些穷苦人哪会有恁多的银子，若有银子也被他们给抢了去。可叹他只是个小小的县令，无法节制高阿古。幸好天已趋暖，夜宿城外不至于冻死。

想到此处秦爱不由长叹一声。

“爹爹！”一个童稚的声音打断了秦爱思绪，只见一个四五岁虎头虎脑的孩童跑到他面前作了个揖：“给爹爹请安。”秦爱放下茶碗“嗯”了声问道：“郎儿，今日先生又教什么了？”

孩童抬起头来：“爹爹，您又瘦了些，莫不是又为那些事操心了？”

秦爱冷峻的脸上柔和了些，爱怜地抚摸着孩子的脑袋：“太平郎儿，那是爹爹的事，你好好读书就行了。”

太平郎懂事地点头道：“嗯，爹爹的话俺记下了，先生夸俺《论语》背得好呢。”

秦爱笑笑：“这样才不愧是我们秦家的孩子，快回去让你娘给你做好吃的，告诉你娘，中午不用等我，我还要去看看那些百姓。”

太平郎脆生生地答应一声，蹦蹦跳跳地往后面走。秦爱看着太平郎的

身影消失在门角才整理了下衣服叫了声：“赵启、刘良，随我一道去南城门！”赵启、刘良答应一声，召集手下，过来帮着秦爱换了衣服，一道出了太平街往南城门去了。

太平郎进了屋子叫了声：“娘！”

秦夫人应声转过身来：“太平郎，快去洗手，娘给你做了好吃的，饿了吧。”

太平郎洗着手道：“娘，爹爹又去看逃难的百姓了，让俺们不用等了。”

秦夫人招呼家人：“秦安，一齐过来吃饭吧，待会儿给你爹送饭去。”说罢端出一碟鸡蛋炒黄瓜和萝苣，从萝苣里拿出几个馒头仍旧放进锅里。

秦安答应了一声，接过馒头和菜放在桌子上，秦安乃是秦爱从街上捡回来的半大孩子，每天帮着做些家务活，此时笑咪咪地看着太平郎：“太平郎，吃吧。”

太平郎坐在桌子前抄起馒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一边吃一边说：“嗯，哥哥你也吃啊，今天先生夸俺背得好呢。”

秦夫人微微笑着说：“可是《论语》？”

太平郎点头“嗯”了声。

秦夫人道：“你没淘气吧？”

太平郎咽下一口菜道：“没啊，俺今天可乖了。”

秦夫人道：“儿啊，你可得好好学，不要气你爹爹。”

太平郎掰开馒头塞进嘴里：“娘，程大郎又挨先生揍了。”说着咧开嘴呵呵笑起来。

秦夫人道：“你可不能学他，知道吗？”

太平郎把剩下的小半个馒头塞进嘴里，端起碗来喝完小米汤：“娘，俺知道了，俺拎水去了啊。”

秦夫人嗔怪道：“你就不能消停会，刚吃了饭。”

秦安道：“太平郎，用不着你忙活。”

太平郎拎起两只水桶连连摇头：“憋闷半天了，不干些活觉得不得劲儿。”

秦夫人看着秦安笑笑由他去了。

太平郎大名秦琼，颇聪慧，天生猛力，又喜爱舞刀弄枪的，平时跟着爹爹学些武术把式，还喜欢看兵书战策。没事的时候喜欢帮着大哥秦安劈柴拎



水，秦爱夫妇倒不娇宠他，由他去，每日里他必把水缸拎满了方才罢休，清晨又早早起来练习武艺。

秦爱虽是个县令，却一点县令的架子都没有，对太平郎也是一样，为官清廉，为人和善，又善使一支乌金枪，耳濡目染，让秦琼也喜欢上了。

秦琼拎着两桶水路过街边小巷，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推着倒在地上的老人哭：“爷爷，快醒醒，呜呜呜……”秦琼忙丢下小桶跑过去：“怎么了？”

孩子哭道：“爷爷饿得要死了……”

秦琼拎起小桶飞跑回家，揭开锅拿出两个馒头便跑，秦夫人叫道：“太平郎，你干吗去？”

秦琼回答：“有个爷爷要饿死了……”

秦夫人摇头叹息：“这孩子啊……”舀上一海碗稀饭端着送了出去。

自古清官多清贫，秦爱也不例外，家里除了衣食尚能保障外，并没有额外的收入，哪里会有余钱孝敬长官？因此守城将军高阿古并不喜欢他，这高阿古是有名的雁过拔毛蚊子腿上都要剔出二两肉的贪婪之人，秦爱不为高阿古所喜也在常理了。

秦爱因为难民的事数次去拜谒高阿古，高阿古一概拒而不见。高阿古知道秦爱是为了难民的事情而来的，这样的生财之道被断了，岂不是要了他的命？

此时的高阿古正坐在城楼上饮酒乘凉，城下的兵卒拦住难民，一个个盘查，没有银子的一概撵走，如此每日敲诈勒索，已经积攒了七百两银子了，可惜这些人都是穷鬼，否则他可发了一笔横财了，高阿古一边恣意地饮酒，一边美美地想着好事。

只听城楼下的兵卒叫道：“我们家将军说了，他没工夫见您，秦明府您还是请回吧。”

下面响起秦爱的声音：“请禀报高将军，我有事情禀告！”

高阿古懒懒的声音叫道：“请秦明府上楼说话。”

楼下的兵卒见主将吩咐不敢怠慢，让开楼梯口：“请秦明府上去吧。”

秦爱上了楼，只见高阿古翘着腿搭在板凳上，斜靠在竹榻上，旁边小桌子上放着三盘炒菜，高阿古正自斟自饮。

秦爱上前施了一礼：“给高将军见礼。”秦爱纵然气愤难平，然而高阿



古比他的官阶高，无奈之下只得忍气吞声了。

高阿古摆了摆手不耐烦道：“罢了罢了，秦明府有什么事快说吧。”

秦爱一指城外的百姓道：“高将军，城外这些难民若是不妥善安置，恐怕日久病饿而死有瘟疫发生啊。”

高阿古抬起眼皮瞥了秦爱一眼：“秦明府的意思，莫不是说我不顾百姓的死活？”

秦爱赶紧抱拳：“不敢，在下只是说若高将军能体恤这些百姓，将他们放入城中，施之以粥米，百姓定会感恩戴德，他日周军来犯，也可以为守城助上一臂之力啊。”

高阿古嘿嘿冷笑起来：“这些穷棒子能干什么？你指望他们帮着抵抗周兵？不过一群乌合之众罢了。”

秦爱抱拳深施一礼道：“这些百姓虽然穷苦，还可挑些年轻力壮的男子高筑城池，历城城池有几处残破之处亟待修整啊，否则周兵攻来全城都要遭殃了，恳请将军恩准！”

高阿古正待要大光其火，但见城楼梁上尘土簌簌落下，酒碗里的酒水荡起一圈圈波纹，脚下的砖地都瑟瑟颤抖。

秦爱急忙走到城墙上向远处眺望，隐隐看见极远处烟尘四起，犹如万马奔腾一般向历城县方向席卷而来，城楼上翘角廊檐上的铜铃铛震得“当当”直响，不大会儿，只见旌旗如海，刀枪如云，铺天盖地，人喧马嘶之声不绝于耳。高阿古站在一旁，身体不由自主簌簌发抖。

秦爱见状立时面色苍白起来，以眼前的阵势来看，周军人马没有二十万，也有十几万。俗话说：人到一万，无边无沿；人到十万，彻地连天。十几万兵马，洪水般向历城涌来，不消说打了，只要看这阵势，吓都把人给吓死！

秦爱大喝道：“高将军，请速速令人关闭城门，命令兵卒准备好守城器械，我回去取盔甲大枪去！”

高阿古犹如噩梦猛醒一般，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一迭声嘶叫道：“快！快！快！速速关闭城门，全体将士上城备战！”

秦爱一路狂奔回县衙，赵启、刘良跟着回来取兵械。

秦爱进了内宅，只见院子里太平郎正在以棍代枪练得有板有眼，秦琼见爹爹慌慌张张地进来忙停下手里的棍，秦爱叫道：“夫人夫人，快快，安

郎，太平郎，快快随你娘逃命去吧！”

闻言出来的秦夫人和义子秦安见秦爱这副模样，便知道不好了，急忙拉过秦琼进了里屋子，拿出秦爱的盔甲帮着穿戴起来。秦爱道：“十几万周兵最多还有半个时辰就到城下了，夫人你快些收拾起细软带着秦安和太平郎从后城角门逃命去吧。”

秦夫人一听眼泪就下来了：“郎君，你可要好好保重！”

秦爱道：“夫人放心，我虽无法抵挡周兵，自保却是有余，你们只管放心走吧。”转过脸来看着秦安道：“秦安，你娘和太平郎就交给你了，你可要好好保护他们。”说完拿起兵械架子上的乌金大铁枪风一般出了屋子，刘良牵着马守在衙门前，秦爱跨上马直奔南城门而去。

出了太平街，但见街上百姓挑担牵猪拎鸡慌作一团，东逃西窜不知如何是好，拦在秦爱马前，秦爱高声叫道：“大家别慌张，待在家中别出来，以防乱军伤人，年轻力壮的随我一同去城上杀退敌军！”

大家一看是秦明府，稍稍安静下来，赵启也高声叫道：“秦明府说话你们听见了吗？年轻力壮的保卫城池，妇孺老幼待在家里别出来！”刘良挥着刀叫道：“大家快让开一条路，让秦明府过去！”

有几个小伙子立即响应：“是啊，大家别慌张，我们随秦明府抵抗敌人去！”转身拿家伙什儿去了，这些人拿来的家伙什儿，秦爱看了哭笑不得，这些人有的拿菜刀，有的拿钢叉，有的拿扁担，但现在这般时候也不能说别的了，一挥大枪：“好，大家随我杀到南门去！”

秦爱一马当先，后面跟着挥舞着菜刀扁担的百姓往南门而来。一路之上，不断有百姓加入。还未到城门但听城门处喊杀声四起，秦爱心中一惊，拨马上前，远远地看见周兵潮水一般涌进城里，当先一人身材魁梧，面如淡金，阔面咧腮，虎目悬鼻，猿臂蜂腰，颌下一缕短须，肩上斜挎宝雕弓，怀抱令字旗，腰悬三尺龙泉剑，得胜环上悬挂囚龙棒，胯下高头大马异常神骏，身后跟着七八员大将，一个个也都是威风凛凛，煞气冲冲。

秦爱一看就知道此人是员猛将，且位居元帅。又见高阿古在旁边如狗一般对旁边房屋指指点点：“将军，历城我都献了，您看！”秦爱一见怒火中烧，高声喝骂道：“高阿古，你这个狗贼！居然敢卖主求荣，献我城池，待我擒下你活剥了！”说罢挺枪直取高阿古。

高阿古往那人马边一躲：“秦爱，你少在这里装大瓣蒜，我这可是为了



全城的百姓好，免得杨将军一怒尸骨满城。”

秦爱冷笑挺枪指着高阿古骂道：“好你个高阿古，卖主献城的狗才，你倒是为了百姓着想了？”

那杨将军饶有兴趣地看着秦爱道：“你便是本城的县令秦爱？”

秦爱道：“正是本人！”丝毫没有胆怯之意。

杨将军微微一笑道：“我乃是周王殿下元帅杨林，秦爱，你可知你们齐王已然自刎而死了？我敬你是条好汉，你若归降了我，我定保你官职在高阿古之上，你意下如何？”

秦爱呵呵冷笑：“杨林，凭你这几句话我就降了你？未免太小看我秦爱了吧，若你赢了我手中的这条乌金大铁枪，我输得心服口服，且你不能残害城中百姓，我便降你，你看如何？”

杨林身后几将大怒，便欲来战秦爱，薛亮催马而出指着秦爱骂道：“你这厮好生无礼，我家元帅爱惜你是个人才，你倒端起架子来，待我杀了你，看你还嚣张不！”舞动大砍刀便砍。

秦爱挥动大枪格开砍刀，耳轮中只听“当啷”一声，震得薛亮胯下马“噎噎”倒退几步。薛亮不由大吃了一惊，只觉得两臂发麻，虎口发热，没想到一个县令居然会有如此猛力，当下不敢小觑，抖擞精神二次拍马来战。

薛亮乃是杨林手下大将，也算是一员猛将了，未曾想在秦爱面前只斗了二十几个回合，被秦爱一枪扎在手腕上败归本队。后面百姓高声喝彩。高阿古更惊得目瞪口呆，未曾想到小小县令居然是员猛将，这身手击杀自己易如反掌啊，如此一想身上不由冷汗涔涔，湿了大片衣衫。

杨林刚想说话，本队中可恼了一员大将，罗芳拍马挥棒冲出指着秦爱道：“秦爱，你休要张狂，待本将拿下你！”棒交双臂，力劈华山猛砸下来，秦爱更不搭言，举枪斜斜磕开铁棒，这招叫四两拨千斤。

二马盘旋打斗在一处，但见秦爱大铁枪舞动如飞，呼呼挂风，罗芳棒沉力猛，在秦爱面前却讨不得半点好去。战了三十个回合，把罗芳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流，眼见秦爱越战越勇，不由慌了手脚，一不留神被秦爱一枪拍在小腿之上，疼得罗芳“哎呀”一声圈马败回。赵启、刘良在后面大叫道：“秦明府杀了他！”

杨林一见哈哈大笑，抚掌大笑道：“好好好！看来我杨某人没有看错，果然是员猛将，你若赢得我手中这条囚龙棒，我便退出此城，此城任由你处

置如何？”

秦爱大笑：“杨将军，此话当真？”

杨林将令旗交给罗芳，取下囚龙棒纵马上前：“本帅一贯言出必行，你只管放心好了。”

秦爱叫了声“好”，举枪攻来，杨林挥棒迎枪而上，枪棒便缠在一处，化解了攻来的力道。只此一招，秦爱便知杨林武功在自己之上了，当下凝神小心变攻为守伺机而动。

有道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杨林果然是个厉害人物，但见他看似笨拙的一招一式，却牢牢护住自己，秦爱枪花如雨，无论如何却攻不破杨林的防护。不仅如此，杨林的囚龙棒竟随秦爱的枪攻进来。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杨林“呔”的一声轻喝，囚龙棒破开秦爱的防护，棒子拍在秦爱的护心镜上，秦爱坐立不住，从马头前摔了下去。

杨林收起囚龙棒道：“秦爱，你还有何话说？”

秦爱艰难地以枪拄地慢慢站起身来，看看杨林凄惨一笑道：“杨元帅，我希望你话复前言，言而有信，不要枉杀我城中百姓。”说罢双手抱拳深深作了个揖。

杨林笑道：“县令只管放心，我绝不荼毒生灵。”

秦爱转过身来看了看身后的赵启、刘良和众多百姓：“你们放下兵械吧。”赵启、刘良和百姓们闻言只得放下手中器械。

秦爱泪如泉涌仰天大笑：“天啊，我效忠一世的齐国国破君亡，秦爱焉有颜面苟活人世！”说罢拔出佩剑横在项下一抹，顿时鲜血四溅，一代大将就陨落了。

赵启、刘良以及上千百姓见此惨景，无不失声痛哭，跪伏于地。

杨林未曾想到秦爱会自刎而死，当下喟叹惋惜不止，又感念秦爱忠烈，喝令罗芳、薛亮将秦爱的乌金枪和盔甲收藏起来，收敛了秦爱的尸首，在城东厚葬，并在坟旁建了忠烈祠，以供百姓焚香祭奠。历城县百姓见杨林如此厚意，便也臣服了。

却说秦夫人挽着细软的小包袱领着秦安、秦琼从北门逃出历城县，不敢走大路沿着小道向东惶惶逃走，走了一个多时辰，来到斑鸠镇小箬子村。秦夫人毕竟是个女人，累得气喘吁吁，再也走不动了。

但听村中人喧马嘶混乱不堪，家家户户门扉紧闭，秦夫人扶着门道：

“秦安，为娘实在是走不动了。”秦琼听见后面有马蹄之声，急忙拍打门环，门打开时却见是个三十多岁的妇人，秦琼作了个揖道：“恳请婶婶救俺们母子三人。”

妇人伸出头去向两边看了看，一把把秦琼拉进门里，又把秦夫人和秦安让进院子关了院门，只听院外马蹄声匆匆而过。

妇人小声道：“快些进屋子。”

秦琼三人刚进来就听见屋子里有个孩子哇哇大哭，待他们进了屋子，那孩子愣了：“秦琼！”



第二章

误伤人命

那个小胖子脸上还挂着眼泪，程夫人惊喜叫道：“咬金，你认识？”

程咬金抬起袖子抹了一把眼泪，点头道：“俺俩在一个私塾里念书啊，他是秦县令家的公子。”

秦夫人赶紧给程母施了一礼：“还望程夫人收留。”

程母扶起秦夫人：“夫人放心，只管安心在这待着，秦县令爱民如子，此时落难不帮什么时候帮。”

但听巷子里杂乱的脚步声，有人疯狂地砸门：“快开门快开门，奉元帅之命检查在逃的犯人！”

程母拉起秦夫人和秦安、秦琼来到院后柴草垛下移开一堆乱草，露出一个地窖，“请夫人和小郎君快进去避避。”安置好三人，程母来到庭院里掐了一把程咬金低声喝道：“哭啊，快哭。”程咬金张着大嘴“哇”的一声又号上了。

军兵不耐烦了：“再不开门，可要踹门了，快点开门！”

程母答应一声：“来了来了。”打开门，“几位军爷有何事啊？”

军兵拨开程母骂道：“怎么现在才开门啊？是不是窝藏逃犯了？”

程母赔笑道：“军爷真会开玩笑，哪敢啊，这不我家小子私塾老师的作业没做好，我正教训他呢。”

五六个军兵来到院中，看见程咬金正坐在泥巴地里咧着大嘴号呢，胖乎乎的小脸上横一道竖一道满是鼻涕眼泪。军兵跑进不大的三间草屋里乱翻一通，又跑到后院拿枪在草堆里扎了一阵，跑到当院，见院子里藤蔓碧绿，顺手牵羊摘走一个半大西瓜，嬉笑着出了院子。



程家母子二人见军兵出了院子，才放下心来。程母朝着军兵啐了一口，赶紧关了院门，程咬金一边揉搓着身上的掐痕一边埋怨道：“娘，你太狠了，都掐疼了。”

程母关了门，拉起程咬金揉了两下，笑道：“哈哈，中午给你煮俩鸡蛋补补。”

程咬金一听说有鸡蛋吃立马破涕为笑：“娘，快去把秦琼弄出来吧，可别憋坏了。”

程母答应一声，到后院搬开柴草，让秦琼母子三人出来。

秦夫人母子三人道谢，程母爽朗笑道：“咳，哪那么多繁文缛节，你们还没吃饭吧，快快上来我做饭给你们吃。”

程咬金拉着秦琼的手两人在小院中拿着棍子比划打闹着玩。

秦夫人帮着程夫人生火做饭，秦安帮着打下手，程夫人自我介绍道：“俺家男人叫程有德，今年新亡，只剩下俺们娘俩相依为命，平时帮人家浆洗衣服，编些竹篮子卖糊口度日，日子过得有苦有甜，虽然是小家小户的，却不用到处逃命。”

秦夫人长叹一声：“唉，我家相公不知死活，我们娘仨逃出来的时候，他正领着人抵抗周兵呢，也不知道现在如何了。”

程夫人安慰道：“夫人尽管放心好了，秦县令是个好人，吉人自有天相，吃了饭俺出去卖篮子顺便打听打听。”

秦夫人见状，也只好如此了，只待相公能逃出来，一家四口远走他乡。

吃了午饭，程母嘱咐秦夫人母子三人一番，带着程咬金背着几个竹篮子往斑鸠镇去了。一路之上，难民扶老携幼，拖家带口，哭哭啼啼，好不凄惨。巡逻的周兵一队队过去，间或有骑马风卷残云一般呼啸绝尘而去，惊得百姓四散奔逃，哭爹叫娘乱成一团。

程咬金看着周兵横冲直撞，骂道：“这些狗兵，尽知道欺负俺们老百姓。”

吓得程母一把捂住程咬金的嘴，小声骂：“咬金你可不许乱说话，你要是被抓去当兵了，为娘的可怎么活下去啊！”

程咬金听说要被抓去当兵，不敢再说了，乖乖背着竹篮子低着头跟在娘亲后面往斑鸠镇走。

到了斑鸠镇，在打铁铺子旁边摆了摊，程母对程咬金说：“咬金，你别

乱跑，俺打听打听去。”

满街到处都是周兵马队和步兵，街上买卖铺户都关门休业，好不容易程母见到三五个从历城方向来的百姓，赶紧上前施了一礼：“敢问这位大哥，可是从历城逃出来的？”

那个汉子摇头叹息道：“咳，别提了，高阿古献城放进周兵，秦县令和周兵元帅约法三章，不许周兵欺负百姓就投降不抵抗了。”

程母急急问道：“那秦县令呢？”

那汉子说：“秦明府自刎殉节，一代忠良就这么死了，唉。”摇头推着小车走了。

程母呆了半天，才慢慢腾腾往回走，寻思着回去跟秦夫人怎么说这事。

程咬金见母亲脸色不好，便问道：“娘亲，可曾问到秦明府的消息了？”

程母看了一眼程咬金，问道：“咬金，你说秦家母子要是知道秦明府死了，会怎么样？”

程咬金吃惊地看着母亲，慢慢摇头道：“娘亲，还是不要说的好吧。”

程母点头，怜爱地摸了摸程咬金的大脑袋。

母子二人又背起小篮子往回走。

回到家中，秦夫人已经做好了晚饭，程母招呼众人坐在简陋的饭桌前，秦夫人看着程家母子吃得香，对下午的事只字不提，觉得甚是奇怪，便问道：“不知道所托之事可曾打听了？”

程母道：“街镇上兵荒马乱的，周朝军队到处抓人，老百姓也乱哄哄的，俺们问了几拨人，他们都说历城县和周兵正打仗呢，也没敢多问，就回来了，要不明天还去问问。夫人暂且住在此处，俺见天上街，只要有机会肯定能问到。”

秦夫人见程家母子并没有什么反常，便也不好多问了。

吃了饭，程母收拾出一间房屋，安排好秦琼母子二人住下，又给秦安安排了个住处，对秦夫人说：“夫人，这几日周兵巡查甚严，俺就攀个高枝，与你姐妹相称，只说你是俺妹妹，来俺这走亲戚的，容俺打听到秦明府下落再告诉你，周全你们一家团圆。”

秦夫人千恩万谢，取出散碎银两递给程母：“那我们母子三人就在此叨扰几日了。”

程母便要推辞，秦夫人道：“姐姐若是不收，便是不想帮我们了。”



程母无奈只得收了，揣在衣袖里，道：“也好，俺们家没什么好饭食，待街上米店开门，买些米面改善伙食。”

秦夫人躺在床上，思前想后，想着夫君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了，一夜无眠，一天惊恐奔波，第二日竟然染病不起。

程母见秦夫人病体缠绵，知她是担心秦明府安危，便到镇子上抓了些草药来让秦安煎熬，每日服侍。

秦夫人每天询问夫君的下落，程母便搪塞敷衍，说：“夫人小心养病，待病体痊愈，估计秦明府也能回来了，你们可以团圆了，你这般身体如何能远走？”

秦夫人见说的也是，程母每日里变着花样做好吃的，说些笑话哄秦夫人开心，不知不觉地就过了一个月，秦夫人的身体也日渐康复。

斑鸠镇上渐渐平静下来，周兵在附近驻扎，维持秩序，倒没有多骚扰百姓。

私塾也终于开学了，秦琼和程咬金两个孩子好得如同兄弟一般，每日里一起上学放学。程母打听到周兵元帅大队人马已经撤离，斑鸠镇上的屯兵仍然是原来的军兵，只不过长官换成了周朝人，对老百姓也算宽容。

至此程母才把实情告诉了秦夫人，秦夫人闻听，昏倒在地，秦安和程母慌忙救起，秦夫人醒转过来放声痛哭，程母劝慰道：“秦明府乃是殉节捐躯，倒也算条汉子，比起那个高阿古来强多了。听说周朝元帅慕其忠勇，在东门建立一座忠烈祠堂，供百姓祭奠，假有时日，俺们去祭奠一番便是。”

几日后，程母买了香烛果品和秦琼一家去历城东门哭祭一番。

秦夫人回来不知道如何安身才好，心想秦琼有一个姑母，但大乱后也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左右为难，便道：“我家相公只有一个胞妹，现在也不知道下落何处，我不知何处投奔。可真是急煞人了。”

程母道：“不如只管住在此处，和我倒也做伴，秦琼与咬金一起念书也好。再说秦明府墓在此处，你一去，祭奠不便，岂不又添伤心事？等打听到亲戚的下落再去也不迟啊。”

秦夫人无奈，只得道：“说不得又要给姐姐添许多麻烦了。”

程母大喜，挽着秦夫人的手，道：“姐姐俺本也是个寡居之人，能与妹妹做伴也好，我们姐妹悉心教育三个孩子，相依为命，所谓命苦相依，待到孩子大了总有苦尽甘来的那天。”